

中国式 秘密

丁邦文◎著

有些事，不能不知。有些人，不可不防

官场教科书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中国式 秘书

丁邦文◎著

有些事，不能不知。有些人，不可不防

官场教科书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式秘书 / 丁邦文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0. 1 (2010. 2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201 - 06414 - 7

I. ①中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6655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

787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4.7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 210 千字

定 价: 29.8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001

千万不要小看秘书黄一平上述貌似细微的举止,这恰恰显示出他是一个谙熟本行业潜规则的高手。有些人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,直到头发掉光、牙齿全松、胡须皆白,也还是没能领悟十之一二,而黄一平仅仅在秘书岗位上做了十年,就已经烂熟于心乃至臻于化境了。

第二章 022

不管有多了不起,服务的机关多大、领导级别多高,秘书也还只是个秘书,这个职业终究只宜过渡,做得再出色也只能作为通向仕途的一块跳板。黄一平联想到不久之后,自己将脱离做了十年的秘书岗位,进入到某个期待中的权力核心,也像身边的冯市长这样权柄在手、指点江山,心中充满着一股豪迈之情。

第三章 044

那么,这个郑小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?他和冯市长又是什么关系呢?跟随冯市长快五年了,这是黄一平一直无法猜透的一个谜。然而,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素养的“不俗”秘书,他又时刻牢记着那句秘书行业人所共知的格言:不要好奇心太重,不该知道的不要打听!

第四章 065

“我想,凭这篇文章的水平和影响,应该可以组织一批专家、学者,召开一个专题研讨会。同时,还可以利用报纸、电视这些新闻传媒炒一炒嘛。市长改选,社会舆论也很重要,在群众中知名度高了,代表们才会投你们冯市长的票呀。要知道,我可是省人大常委,这方面并不外行哟。”从方教授的侃侃而谈中,黄一平看到十几年来,政治与时世是如何改变着一个大学老师,使之远离了象牙之塔,彻底落入了滚滚红尘。

第五章 089

“对我们来说,形势有些严峻!”

面对纸上那一百六十多个熟悉的名字,冯开岭陷入了沉思,黄一平更是有些迷茫——在市长换届的关键时刻,这些人,谁是不容置疑的朋友、同盟者,谁是铁定的对立面,谁又将是可能两面倒的墙头草呢?

第六章	110
-----	-----

其实,黄一平早就猜到,冯市长在省城有个情人,可是现在面对市长夫人朱洁,他还是不知所措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朱洁已经敞开上衣,将黄一平紧紧抱住,火热的唇也迎了上来。黄一平原本僵硬的身体,在女人充满激情的摆布之下,渐渐活泛、生动起来,眼神与气息也主动迎合上去。

第七章	131
-----	-----

真是说什么见什么,怕什么来什么。就在冯开岭说眼皮跳得厉害的第二天,还真是跳来了一颗灾星——凤凰小区出事了。

黄一平坐在出租车里,想起那个凤凰小区的事,竟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他知道,别的地方出事还好说,独独凤凰小区不能出事,否则受到牵连的会是好几个,从省委组织部的年处长到冯市长,最终肯定也会殃及到他本人的命运。

第八章	155
-----	-----

副书记张大龙和副市长秦众很可能结成某种同盟!这就意味着,两个原本利益冲突的竞争对手,将可能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冯开岭,原先的某种平衡会被打破,冯开岭面临的形势便由优势在握变为急转直下,乃至命悬一线。

第九章	175	随着换届进入倒计时,阳城市长人选之争渐入白热化状态,眼见张大龙、秦众有结成同盟的可能,冯开岭决定借重阳节之名,有选择地送礼攻关,意在随机应变、神兵奇袭。当然,在这个敏感时期,但凡有点政治头脑的候任官员,都会尽量避免出现在上级领导机关,更加避免出现在现任领导们的官邸。因此,冯开岭这才特派黄一平急赴省城,重点却放在了一批老干部身上。
第十章	198	一封突如其来的举报信,使黄一平忽然慌了手脚。 这时,他想起老家阳北县城那个瞎子,在给冯市长算命时曾经说过的一段话:“祛此小人暗算,无外乎上依贵人,下赖死党,恐怕还要用些舍车保帅的办法。”原来,这死党就是指他黄一平,所谓舍车保帅也只是让他做个替罪羊。
第十一章	218	黄一平读着这份由冯市长亲笔撰写的短信,上边的每一个文字乃至标点都非常熟悉,语境更是具有强烈的冯氏特色。他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,反复咀嚼着其中那些话,真是万般滋味一齐涌上心头。他在内心里一再检讨、追问自己:难道我真的做过什么,差点毁掉冯市长的大事?我需要正视什么错误、吸取什么教训呢?我怨天尤人了吗?我是在哪里跌倒,又应当从哪里再爬起来呢?

第一章

1

时针早已转过七点，副市长冯开岭的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还没有结束的意思。

黄一平这边，手机和座机轮番响起。明达集团老总邝明达已是第三次电话催促，语气显得有点儿不耐烦。女儿小萌更是短信加电话，一个连着一个，声音里明显带了哭腔，甚至历数起爸爸往常不守承诺的斑斑劣迹。电话那头，妻子汪若虹也在边儿上推波助澜，埋怨丈夫不该在女儿过生日的时候如此拖拖拉拉。

既像个疲于应付的消防队员，又似逆来顺受惯了“夹棍气”的小媳妇，黄一平一边低声下气地应付邝明达，一边变着花样哄小萌。

其实，冯市长的办公室就在黄一平斜对门，中间只隔一道宽大的走廊。在阳城市的委、府机关，几乎所有书记、市长与秘书的办公室，都是这样的布局。如此设置的好处显而易见。一方面，坐在黄一平的位置上，凡是从电梯上来进市长办公室者，必先经过秘书室，方便秘书为客人引路，或向领导请示、报告、预约，也可直接为领导挡驾；另一方面，两边门都开着的时候，黄一平稍一探头，就可以纵览对面市长办公室，领导有事招呼秘书，只要轻呼一声或一点头、一招手即可。眼下，冯市长那边门虽然紧闭，却依稀听得见里面嗡嗡嚶嚶的讲话声，只是不能敲门进去催罢了，即便邝明达在电话里叽叽歪歪也不行。

对于冯市长这个电话的重要性，黄一平当然心知肚明，或者说，也只有他才能洞察。电话响时，冯市长正好去了卫生间，黄一平照例代接。

“您好，我是秘书小黄，请问您是——”，一串礼貌用语送过去，显示出黄一平的个人修养，也衬托出冯开岭乃至整个阳城市府机关的整体素质。对方回应却很淡然，并没有按照正常逻辑出牌通报姓名、身份，开口只道请开岭同志说话，而且声音明显压得很低。凭借多年秘书生涯历练出的超人听觉，黄一平一下便听出是省委组织部年处长的声音，但既然对方没通报，他就绝不会主动招呼。这样的应对，与礼貌之类毫无关系，也不关乎个人自尊，而是一个优秀秘书的必备素养。在黄一平看来，倘若秘书职业也可独立成一个行当的话，那么这个行当里除了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显规则，肯定还会有若干鲜为人知的潜规则。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懂的不懂，何时该走在领导前边，何处当落在领导后头，诸如此类常识性的东西，大抵属于秘书应知应会的范围，是为显规则。而像年处长这样的特殊身份者，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，打来这样一个语气明显神秘的电话，偏偏市长不在由他代接了，到底是否应当积极地显示自己的热情，主动介绍自己、称呼对方，却不是所有秘书都能像黄一平这般拿捏得准的。正洋洋自得间，冯市长刚好小解完进来，黄一平只说了声请稍等，便把电话递给领导，离开时又悄悄把门反锁了。

千万不要小看秘书黄一平上述貌似细微的举止，这恰恰显示出他是一个谙熟本行业潜规则的高手。有些人在秘书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，直到头发掉光、牙齿全松、胡须皆白，也还是没能领悟十之一二，而黄一平仅仅在秘书岗位上做了十年，就已经烂熟于心乃至臻于化境了。这种悟性与修炼，也许就是当年那个道士预言的“天生秘书”一说吧，更显示出黄一平的“不俗”之处。“不俗”这个词，出自冯市长之口，说过不止一次，却从来不曾当着黄一平的面。何况，冯开岭本就是秘书出身，在阳城能得他如是评语，可见，既非敷衍之词，含金量也不算低。就因为这个“不俗”的评价，黄一平在秘书圈子里赚足了颜面。

年处长是冯开岭省委党校的同学，在部里主政市县干部处，据说马上就要提副部长了。这个时候的电话，肯定与来年初将要进行的阳城市府班子换届有关，事关冯市长本人的前途命运。

眼下，离换届还有半年多，民间就开始流传新一届政府班子人员组成。照例版本众多、变化万千、五花八门，唯有一个位置人选几乎铁定——四十五岁的常务副市长冯开岭，卸副转正，荣升阳城市长。据说，市府机关里已经有人开始提前行动，或是详细打听冯市长的朋友圈子、社会关系、个人爱好，或是拜托与冯市长私交不错的官员届时代为引荐、奥援。就连事务管理局食堂那帮人，往日只顾着了松市长的川辣口味，

此时竟也已着手物色调整小灶厨师，好让饭菜符合未来市长冯开岭的淮扬口味。原本在机关里不太引人注目的黄一平，也因此渐渐浮出水面被推向前台。公开场合大家当然不便明说什么，私下里就有人提前向黄一平道贺，说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呀，或者苟富贵勿相忘呀，等等之类。也有相处甚好者干脆直言不讳，说冯市长转正了，你小子肯定会跟着捞个师长旅长的干干，难不成哥们儿也顺便沾点小光，在你手下弄个团长营长的还不行？黄一平呢，脸上依旧作刀枪不入状，嘴里打着哈哈：“噫！我一人微言轻的小秘书，天生就是跑腿拎包的命，什么关照、富贵全是扯淡。”内心里哩，却灌了蜂蜜一样甜美滋润。

事实上，黄一平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，只要冯市长一提拔，也就等于他提拔，套用了本地流行的两句俗语——跟哥哥进城、水涨船高呗。如此说来，这干部体制岂不又落入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、俗套了？其实不然。对于领导与秘书这种同进同退、共消共长、相辅相成的关系，黄一平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理解。记得在他刚进市委办公室不久，有一次参加秘书业务培训，当时还是最末一位副市长的冯开岭也来上了一课。作为在省、市委领导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秘书，冯开岭于秘书岗位体会尤深、心得尤精，特别在讲到领导与秘书的关系时，反复使用了两个成语——唇齿相依，唇亡齿寒。这八个字，当时就把黄一平给震了，也彻底颠覆了他对秘书职业的一些成见——原来，过去曾经被自己所不屑的秘书，并不如某些人理解的那样狭隘、猥琐与不堪。领导与秘书之间，不单是领导与被领导、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，也绝不是主与仆、指使与服从这样庸俗的解读，秘书这个称呼更不是伺候人、拍马屁、逢迎献媚之类的代名词。唇与齿，亲密而不失独立、尊严，形象且饱含无限深情，领导与秘书之间由此而提升到高山流水觅知音、伯牙因子期而断琴的境界。也正是冯市长这句话，令黄一平对“士为知己者死”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。他当时就憧憬，要是能做冯市长这样领导的秘书，多好啊。幸运的是，仅仅四年之后，愿望即成现实，他与冯市长果真组成了相依相存的一对唇齿。

七点二十了，对门冯市长还是不见动静。这时，黄一平心里也有些焦躁起来。他的焦躁，倒不是完全出于邝明达和小萌的不断催促，而是对冯市长这个超长时间的电话，隐隐觉出一些不妙。

“怎么还没结束呢？是不是换届一事，出了什么麻烦？”黄一平想。

他知道，冯开岭本不是婆婆妈妈的性格，不要说打个电话，就连正式会议报告，都不太讲究虚与委蛇、起承转合那一套。班子换届脚步日渐

迫近,据说省里已经着手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,推荐物色合适的人选。年处长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,应该属于无事不登三宝殿那种,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工作上的隶属关系,平时也一般不在上班时间联系。这次通话这么久,自然说明不单所谈话题重要,而且也许还碰到了什么毛毛刺刺的难题。闭门关灯,手机做了呼叫转移,绝对是请勿打扰的意思。这期间,所有打给冯市长的电话,黄一平都作了技术处理,一些无关紧要的电话约访,更是无一例外遭到婉转而坚决的拒绝。这种时候,身为一个称职的秘书,黄一平自会让冯市长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。至于那个邝明达,尽管和冯市长关系很铁,与黄一平也是称兄道弟,本来冯市长早就答应晚上要帮他接待一个外商,据说明达集团正和对方商谈合资一个新项目,投资规模过亿美元,但是那个项目和冯市长的电话相比,还是不能相提并论。因此,黄一平没有理会邝明达越来越嚣张的火气。他真正有些心急并感觉内疚的,倒是家里的女儿小萌。

2

正当黄一平独自在办公室里神驰万里时,冯开岭与年处长的电话交谈进行得热火朝天。

冯开岭知道邝明达那儿有个晚宴,是个加籍华商来谈项目,请他出面接待一下,既代表了市里,又有私人情谊;秘书黄一平的女儿小萌今天过生日,下午就已经向他请了假;对面秘书室里的那只挂钟,每隔半小时也会自动鸣响一次,并且伴有语音提示现在是某时某分。可是自打接了年处长的这个电话,这些琐碎便统统隐于幕后,渐渐都不再存在了。

于他而言,没有什么比年处长的这个电话更重要了。电话的内容,也让他非常吃惊。

明年初的人大、政协两会,全省地市一级政府将全面换届。阳城市长丁松任满一届多,年龄已经超过五十五周岁,铁定不可能连任。按照通行惯例,自己作为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,应当顺理成章接任市长一职。可是在中国官场,只要一日文件没下或者组织没找你谈话,就随时会有太多不确定因素,让这种所谓的惯例成为例外甚至意外。去年有一阵,盛传市委洪书记要到省里担任主抓农业的副省长,据说都已经省里领导私下和他打过招呼,市里也有人开始张罗庆祝和送行,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,至今没有下文。

“省常委会刚刚听取了专题汇报,根据省委龚书记指示,市级政府换届方案将要作较大变动。有些情况可能连我们部里也无法掌控,你要有些思想准备。”年处长上来就直入主题,并无寒暄与过渡。

“能具体说说吗?”冯开岭知道,如果没有很紧急或很重要的变化,年处长不会在办公室用座机和他联系。

“龚书记和常委会也都是原则性意见,具体的条条回来后部里和处里还要再作细化,不过,有几点已经基本定下来了。”说话间,年处长那边有纸张翻动的声音。冯开岭知道他是在找会议记录。

果然,年处长开始照本宣科:“一是加大民主测评与推荐力度,参与测评、推荐的人员要更加广泛,更加具有代表性,其结果应当对干部使用起到更大作用;二是挑选候选人不再局限在一个小的范畴,视野要更加开阔,力争使参与性、竞争性更强;三是在注重德能勤绩的基础上,把廉洁提到更高的高度,坚决防止带病提拔,杜绝前边提拔后边落马;四是年龄、学历由硬杠子变为参考性依据,上下限制性条件不再像过去那样苛刻。大概就这么些吧。”

冯开岭一边听,一边悄悄用笔把要点记了下来。等年处长念完了,他其实已经大致领会了其中的主要思想。不过,由于事出仓促,他还是希望年处长能够解释得再明白一些。

“按照龚书记的意见,这次换届的干部使用政策,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,体现求真务实风格。”年处长的口气与腔调,已然有点省委领导的味道。

在年处长看来,这四条原则其实都是对既往沿用多年干部政策的一种颠覆。过去若干年内,像地市级政府换届、市长更替这样重大的干部变动,多以领导推荐、组织决定为主,决定权往往最终掌握在少数主要领导手上。所谓民主举荐、测评之类,或是走走过场,或是仅仅作为一种参考甚至装饰。近些年很多地方搞所谓票选,也只局限于任用科处一级干部。有的是主要岗位由领导圈定了,次要岗位拿出来投票,还有些则是领导先内定了,再搞个所谓票选装点一下场面。而现在,突然把民主测评、推荐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,就不仅仅是几个领导点头决定就行,来自民间的观感与选票显得非常重要,甚至成为了决定因素。若是真要越过这个用人底线,那选人用人范围一下就呈几何级数扩大了。因此,以往一个市长退下来,大多遵循自然接替程序,即使常务副市长不是唯一人选,选择范围最多也只扩大到市委副书记这一层面。如今,一个市里委、府两边的所有市委常委、副市长,只要基本条件符合者,那就都可能参与

进来，不确定性也会随之扩大很多。至于注重廉洁那一条，目前也只是嘴上说说、纸上写写，就像政治觉悟、思想品质之类的条件一样，只要没被双规、判刑的官员，个顶个都非常清廉。

“年龄、学历放宽，那才是最要命的，绝对不能等闲视之。要知道，就一个地市而言，只要年龄上下放宽一岁，学历左右降低一个档次，可能就意味着会突然冒出好几个竞争对手。”年处长语气突然加重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放宽年龄和学历呢？”冯开岭自然也着重注意到了第四条，并且对此很不理解。这么多年来，干部政策有各种各样的变化，唯独年轻化、知识化几乎成为铁律，而且近年来年龄卡得越来越小，学历定得越来越高，成就了不少人，同时也挡住了很多人继续前进的步伐。像冯开岭这样四十五岁、硕士学位的干部，正是上述政策的最大受益者。

“省委龚书记就是有感于不少年轻干部，整天热衷于改年龄、奔文凭，并无太多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上，结果造成某些人年龄很轻、学历很高、工作很糟，反倒使一些拼命工作、经验丰富的同志失去了竞争优势。龚书记说了，他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框框破一破，哪怕将来他下台了，别人再把这条改回来。”年处长解释道。

“唉——！”一声叹息，道出冯开岭内心的万般无奈与失望。

“不要松劲！”年处长鼓励说：“之所以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是希望你重视起来，重新考量自己的竞争策略，以保证万无一失。要知道，机遇和困难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如果你比别人提前一步有所准备，那就比他们多了几分胜算。”

“谢谢你！有你的提醒与扶携，我会努力争取成功！”冯开岭真诚回应。他忽然意识到，刚才只顾了关注那些条文，感谢的话说得有点晚了。

接下来，顺着冯开岭的思路与意图，年处长用了大约整整一个小时，比照龚书记定的那几条原则，对阳城市现有副厅干部逐一筛过，又把冯开岭的个人情况、竞争优劣仔细捋了一遍，这才使整个通话过程成为一次马拉松。

年处长毕竟在省委组织部工作了将近二十年，主政部里最重要的市县干部处也有五六年，分析起包括冯开岭在内的阳城市一众领导干部来，简直似探囊取物、如数家珍，而且高屋建瓴、入木三分。难怪冯开岭一边听着，一边发自内心地连连点头称是，诚服之态绝无半点矫作。冯开岭与年处长相交多年，但如此深谈官场中事还不多见，此一谈，也使他对象年处长更生敬佩之情。他想，像年处长这样优秀的干部，在我们党的整个干部队伍中真是太少了，让他当一个处长或省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实

在是太过屈才。

按照年处长的分析，阳城市委常委那一堆人里，组、宣、法那几个，都是刚刚任职时间不长的部门领导，纪检书记年龄明显过大，军分区司令则是挂名性质，这些人基本都不可能出来搅局。只有市委副书记张大龙，虽然五十二岁了，学历也不过是个大专，可若是省里真的放开条件，凭其资历，却是一个强劲对手。政府一块，别的几个副市长有的资历不够，有的年龄过线准备换届时到人大或政协任职，本来倒也没有什么顾虑。可是，有个年轻的副市长秦众，两年前刚从省农业大学下来，排名虽然靠后，却是省里重点培养的一个后备干部，最近省委正在考虑将其放进市委常委班子，如此一来位置直逼冯开岭。万一此人上边再有什么背景，也许又会作为一匹黑马脱颖而出。至于人大、政协的那些副主任、副主席，则大多是原市委、政府班子成员，或公、检、法等部门的领导人，因为年龄原因或任职届满才过去，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市长人选。

年处长的这一番条分缕析，其实刚才冯开岭脑子里也已经过了一遍。对于张大龙、秦众两个，冯开岭想到过，内心里倒不曾介意，因为他自信无论凭实力还是人际关系，还不至于败给那两个人。不过，既然年处长也说到，他就不能不加以重视与防备，毕竟一市之长的位置，肯定不会只有自己一人看重。何况，还有一些年处长虽然没有提到，他自己却不能忽略——省里机关干部下派，兄弟地市之间领导干部交流，或者其他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。总而言之，大战在即，切忌高枕无忧、麻痹轻敌。

“你这个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的优势，总体还比较明显。”最终，年处长还是充分肯定了冯开岭的竞争优势，从年龄、学历、经历、资历到政绩、声望、人脉等等，一一加以评点，无不虑之慎重、周全，表述得体、到位，算是给冯开岭打足气加足油，令他精神为之一振。

3

邝明达的电话又来了。这回火气旺了好多，嗓门也比原先高了八度：“你他妈的这个破秘书怎么当的，就不知道提醒领导抓紧一点？你看看你看看，都让人家外商等两个小时了，就是不给我面子，总要考虑一点国际影响吧。”

黄一平一边擦汗，一边频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，心里急得似有几十

只猴爪在抓挠，嘴上只好应付道：“快了快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想想刚才邝明达的吼叫，黄一平感觉十分委屈，一股火气控制不住在身体内乱窜。一时无处发泄，他只好火烧屁股般围着办公桌打转转儿，直喘粗气。

你个狗日的邝明达，凭什么对一个小小秘书这样吼叫，纯属柿子拣软的捏嘛，有本事你直接冲冯开岭吼去！平心而论，若是依他当年的脾气，真恨不得拿起电话反拨过去，把那个姓邝的骂个狗血喷头。可是，如今的黄一平已非当初的愣头青。想当年，从上学读书直到后来做了老师，秉性耿直的黄一平多以一副愤青形象现世，无论对同学或是老师，一言不合即拍案而起，宁可撞倒南墙也绝不向任何权势妥协半步。如今十年秘书做下来，早已没了愤青脾气，尖厉棱角也被磨成浑圆。刚才还对邝明达的粗言秽语饱含怨忿，恨不能立马踏平那厮，可仅仅三五分钟过后，冷静下来一想，却感觉不妥不妥，完全不妥。一来，那个邝明达虽说态度粗野，平时待黄一平却也不薄，搂肩搭背称兄道弟有求必应姑且不说，黄一平姐夫王大海在明达集团受到重用便是最佳佐证。二来哩，邝明达与冯市长关系特殊，就是有心冲撞，也还是要照顾冯市长的面子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嘛。更主要的是，随着市府换届进入倒计时，邝明达绝对是己方阵营里一员干将，诸多需要钱物打点的地方少不了由他出面买单乃至一起冲锋陷阵，统战、同盟意义远高于一时个人好恶。

明达集团的前身，是阳城市建筑机械厂。邝明达在这个厂里，从普通翻砂工做起，由车间主任至供销科长、副厂长，三十岁出头就做到厂长兼书记。据说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当全国同类企业面临倒闭破产风潮时，邝明达执掌的企业不仅早已成功实行产品升级、转型，而且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产品链。至本世纪初期，国有企业纷纷实行股份制改革，阳城市属企业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外，百分之九十五的都退出国有股份，说白了就是完全卖给了私人，唯有建筑机械厂这一块，仍然以国有资产入股的方式，整体加入明达集团。而明达集团最近几年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，原先的建筑机械已经渐渐淡出主业，代之而起的是更具潜力的电脑配件、丝织服装、新型墙体材料等。在规划与发展企业方面，邝明达的思路与常人有些不同。按照多数企业的成功路子，应当以一业为主、围绕主业做大做强，而邝明达则主张多个主业齐头并进，即便外部市场发生波动也会东边不亮西边亮。还有，现在不少企业集团看似联合舰队般超级强大，实际都是银行贷款在支撑，纯属盲目性扩张，一旦形势趋紧、银根收缩，马上便发生资金危机，导致企业陷入困境。明达集

团则不然，多年来一直以自有资金为主，遵循谨慎扩张、稳步发展的原则。也许，正是邝明达的这些独特之处，才构成了他和冯开岭非同一般的关系。

说起来，冯开岭和邝明达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。邝明达出身阳城市区，冯开岭则生于阳城下属的江湖县普通农家，后者比前者年轻三岁。当冯开岭还在发愤苦读，准备通过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之际，邝明达已经早早在阳城建机厂做了车间主任。此后，冯开岭顺利考入江南师范学院古典文学专业，毕业后又分到阳城师专中文系做老师，正在建机厂担任生产副厂长的邝明达，也凭借自己的惊人毅力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了师专大专文凭的自学考试。期间，冯开岭曾经担任邝明达班上的管理员，负责发放上课通知、寄送考试成绩之类的杂务。也正是在那宝贵的两年时间内，两人熟悉并热络起来。等到冯开岭由师专团委书记调至市委办公室，担任当时市委书记的专职秘书，邝明达已经在厂长位置上开始崭露管理才华，并成为阳城企业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此时，两人之间多有互动，邝明达的企业不时需要冯开岭的政治声援，冯开岭则需要邝明达企业的经济支持，政企、官商同盟雏形初现。不久之后，市委书记调任省委秘书长，冯开岭随之同行。不到四年时间，秘书长突发脑溢血去世，冯开岭也就从省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的位置上，主动要求返回阳城担任了排名末位的副市长。

作为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，直到目前为止，冯开岭与邝明达都没有发生过直接的隶属关系。刚从省里回来时，分管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等农口一块，与邝明达的企业基本不挨边儿；后来做了常务，又是分管交通、城建、国土、规划、房管，还是和明达集团八杆子打不着。表面上看，邝明达财大气粗今非昔比，眼睛里除了市委书记、市长两个大佬外，一般的班子成员很少放在眼里。然而，令黄一平始终感觉奇怪的是，偏偏邝明达还就买冯开岭的账，而且不像对待洪书记、丁市长那样摆在脸上应付场面，而是确实从内心里佩服甚至崇敬。当今阳城官场，谁人见了邝明达这样的财主不是满脸堆笑、一嘴好话？即使洪书记、丁市长对他也是恩威并施连哄带骗，而冯开岭却时常对他板着一副面孔，毫不留情地批评其上从企业管理不严、下至个人生活不太检点等等方面的瑕疵。对此，邝明达从来也都不以为忤，相反却表现出心悦诚服。不过，冯市长私下里也和黄一平多次谈论过邝明达，说：“像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出身的人，完全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，非常之难得，非常之可贵。”还说：“可千万不能小看邝明达这样的人，他既然能把一个企业做到现在这个

程度，其能力与水平绝不在任何一位局长、县长之下，甚至你就是交给他一座城市，也一样能管理得非常出色。”说实话，冯开岭如此高地评价一个人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，还不多见。

当然，话也说回来，邝明达虽然为人做事难免张狂一些，但在和冯开岭的私人相处上，总体还算低调，对黄一平这些小兄弟也不错。平时，邝明达和冯开岭的交往，基本保持着朋友这样一种基调，而较少表面的应景，也从不弄得满城风雨、尽人皆知。冯市长吩咐的事情，不论以何种方式出面，一律百分百执行，没有丝毫怨言与折扣。包括黄一平有事相求，也是给足了面子。前两年，黄一平姐夫王大海从棉麻公司财务科长的位置上下了岗，姐姐在电器商城帮人家卖东西收入也有限，房子要更换，孩子要上学，家庭经济一时陷入非常窘迫的境地。黄一平把情况和冯市长说了，冯市长直接吩咐邝明达办理。黄一平原本以为，邝明达即使勉强接受了也只会安排个一般性岗位，每月支付千儿八百的了事。没想到，邝明达不仅马上接受了王大海，而且安排到集团财务部先做出纳，不久又担任了财务总监，拿着比黄一平高几倍的薪水。这一来，姐姐家的经济状况迅速从地下蹦到天上，不到两年就换了大房子，孩子也上的是收费偏贵的私立中学，目前正筹划送出国读书哩。

想到这里，黄一平又感觉有些对不起邝明达，就好像冯市长的迟到不是因为年处长电话，而是因为他这个秘书安排不周。于是，他马上给邝明达手机发去一条安慰性短信：快了，我会马上催促！

4

就在冯市长与年处长通话结束前大约十几分钟，黄一平正坐在办公桌前摆弄手机，烦躁且焦急地频频朝对门张望，忽然听到走廊东头陆续响起关灯、关门的声音，接着就有两种轻重、节奏明显不同的脚步声由远而近。

黄一平一惊，心想糟了，丁松市长和秘书小吉也才下班，说不定会惊扰了冯市长的电话。

丁松市长的办公室在走廊最东边，与冯市长之间隔了一个四十平米大小的会议室，这个会议室除召开市长办公会外，基本上是市长、常务副市长专用。因此，电梯往东这半层，主要是丁、冯二位市长及其秘书的空间。别看丁市长个头不高，身材比小吉矮了半个脑袋还不止，可走起路